

他们平均年龄 85 岁。他们都是站在中国文化巅峰的巨人。
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历尽沧桑的履历以及超尘豁达的人生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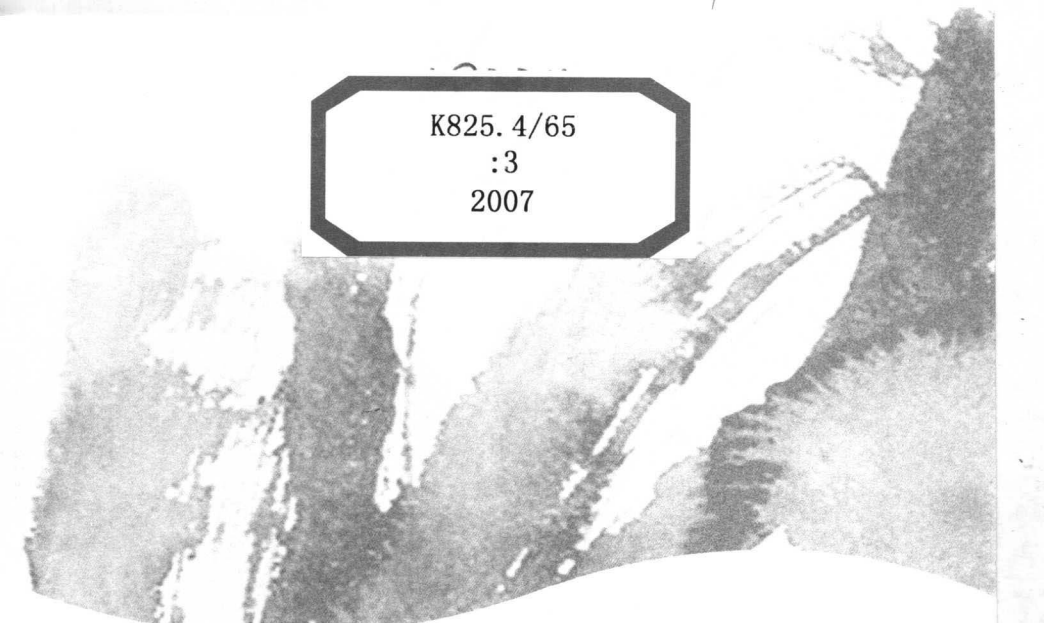
诠释一个时代，代表一种精神，
他们是

最后的文化贵族

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三辑）

南方都市报◎出品
陈朝华◎主编





K825.4/65

:3

2007

最后的文化贵族

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三辑）

南方都市报 出品 陈朝华 主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文化贵族: 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三辑) / 陈朝华主编. —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652-700-9

I. 最... II. 陈... III. 文化—名人—访谈录—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1159 号

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 (第三辑)

陈朝华 主编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番禺市桥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9.75

印 数: 1-8000 册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触摸一个时代 最真实睿智的体温和呼吸

陈朝华（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总编辑）

南方都市报对文化领域倾注的关切与推动力度，一直为媒体副刊从业人员所羡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当很多报纸把不能带来即时效益的副刊随意缩减时，我们却视之为彰显南都报人责任与理想、风骨与情怀的一大亮点，大力扶掖。在不断的创新求变中，南都副刊不仅打造出一系列赏心悦“读”、风格鲜明的招牌版面，还通过出资创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举办“珠江诗歌节”等立体活动，介入文学现场，凭借现代传播的复合手段，举荐鲜活纯正的作家与作品，以敬畏之心、呵护之情，消弭广大读者对文学审美的隔膜与疏离。缘此，南方都市报也获得了文化界广泛的信任与敬重。这样的格局呈现，既离不开南方报业集团领导自上而下的赞赏与支持，也有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同仁在价值拓展与路径选择上的努力，良性互动，蔚然可观。

大家访谈之“文化老人”系列报道，能够立项运作并且得以顺利延展，即是这种良性互动与人文共识的完美结晶。超越区域媒体的局限，近距离对话华文文化圈金声玉振、雅达散淡的世纪名宿，触摸一个时代最真实睿智的体温和呼吸，

相信这是很多城市日报文化记者难以奢望的梦想，但南方都市报做到了。以我们的真诚与纯粹，以我们的大气与执著，让一座座中华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丰厚与深邃，让一本本中华民族的文化存折为读者打开生命的密码与生活的掌故。虽然世事沧桑被他们当作过眼云烟，我们的记者却能从他们宠辱不惊的人格魅力和真切风趣的性情记忆中，回溯时代变迁与思想脉动的悲喜浮沉。采集的文字，或灿烂，或澹泊，但交流碰撞的现场感有如老朋友在娓娓絮谈。我们的记者做足了功课，用足了心思，在这一场场与文化老人对话的考试中，他们及格了。正是因此，我们的每一篇报道才能让读者喜闻乐道感怀启悟。正是因此，我们才有了结集出书的底气和信心。

我们的记者同时也是幸运的，他们既完成了任务还得到文化老人们的耳提面命，转而把丰富邃密的珍贵对话演绎为可资留档的扎实文本。那些穿透时空的心灵补白，那些超脱功利的历史深省，那些朴实坦荡的生命历程，那些豁达澄明的生活细节，虽是侧面勾勒却无不生动撩人。在校阅大样的时候，我每每对记者的“幸运在场”心向神往，恨不得取而代之以达“借光掠美”的一己之私。

借“文化老人”系列访谈结集出书之际，再次集中展读一篇篇精彩机敏的对话，于感动与振奋中重窥一颗颗历练沧桑仍透彻多情的大灵魂，宛如触摸一个时代最真实睿智的体温呼吸，一切的浮躁与聒噪刹那间荡然无存。那种沉静与隐忍的人格星辉于我如精神粮仓，需要悉心看护，相信对很多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悠长的期冀和关照，就此而言，能够主持推进这个系列的项目运作，我同样要感恩这种“职业幸运”。

是为序。感谢所有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的文化老人。

目录

- 1 李育中：
九五诗翁眼未昏 泛舟书海纵横论
- 19 林树中：
中国美术史也是一部民族兴衰史
- 35 流沙河：
我牵着庄子的裤脚混入文化圈
- 49 罗忼烈：
潜心诗词曲 寄情书画棋
- 65 洛夫：
诗魔的“魔”是魔术的“魔”
- 81 钱谷融：
茶馆里泡出学问 漫谈中教出高徒
- 101 沙博理：
美裔翻译家不辞长做中国人
- 121 谭雪生 徐坚白：
穿越烽火 携手同行
- 137 王兰若：
一生跌宕磊落事 痴恋丹青笑沧桑

155

王永兴：

师从陈寅恪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

169

王越：

百年学林笑谈中 一生桃李满天下

185

辛丰年：

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

203

徐中玉：

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爱国

221

许倬云：

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

243

杨苡：

生正逢时，苦难的历程有爱相随

259

赵俪生：

做少数派，到“松散”的地方干革命

273

夏书章：

用学术实践“上医医国”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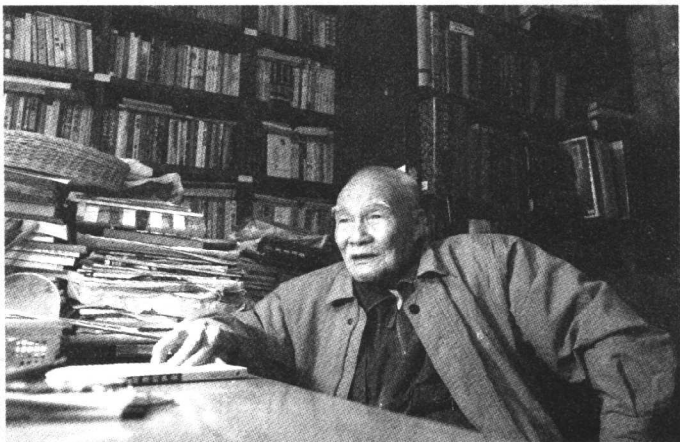
287

任溶溶：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广州，怀旧

302

后记



| 摄影：许 冰 程永强

李育中，1911年1月生于香港，童年在港澳等地度过，学过英文、葡文等外文。1933年初将海明威的作品 *A Farewell to Arms* 译为《诀别武器》（中国最早的译本）。1938年回内地参加抗日，曾随杜聿明第五军入缅远征，担任杜聿明的英文秘书兼当战地记者。败退滇缅路，作报告文学《缅甸远征记》。曾在广东省立市立艺专、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任教，后任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诗集《凯旋的拱门》，报告文学集《缅甸远征记》，点注《广东新语》，《岭南现代文学史》（赞助合作）等。

李育中： 九五诗翁眼未昏 泛舟书海纵横论

李育中先生的家中到处都是书。客厅里一面书架上摆放着各个时期的合影，一眼便可认出的文化人有廖冰兄、李欧梵、黄霑、周海婴、孔庆东、余杰，70多年前在香港和穆时英等人的黑白照片则已发黄。更多的照片是和学生合影，漂亮的女学生尤其多。

窗边挂了一首自题诗：“未因老去感蹉跎，不为闻歌唤奈何。我自吹笙倩人唱，一帘花影月婆娑。”这是李育中77岁时为退休而写的。诗成之后，学校又返聘了4年，退休之后，每天家里还是学生满座。等到老先生90岁时，友人送了一首祝寿诗：“九十诗翁眼未昏，泛舟书海纵横论。机锋妙射难平事，朗语春风破院门。”如今老先生95岁了，眼未昏，听力不减，行动灵便，谈笑风生。每次和他谈天时，总有学生轻轻地推门而入，或来借书聊天，或来帮忙做饭，或带来礼物。

李育中的藏书在广州颇为知名，他却告诉我：“我占有书的欲望很大，倒不是以藏书自居，根本不是什么‘藏书家’。”他曾收集不少孤本善本，做完研究之后，便公诸同好。这些年，他陆续捐给华南师范大学的书刊有万册以上。现在除在校内书店买书外，每个星期要出校门去买一次书。随便找一个学生同去，因每次买书一二十本，需请学生帮助提书。广州好去处买书的地方，老先生说起来如数家珍。



他是一位杂家，当过翻译、诗人、影评人、战地记者。
他是一位妙人，书籍、电影、书画、诗词都喜欢涉猎。
他是一位学者，自称“关心文坛、关心学坛、关心政坛”。

以前，书籍、电影、美术、书法、诗词，他样样涉猎。“现在最大兴趣是看书，比年轻人还积极。以前曾把看电影摆在第一位，写影评，用一句外国笑话讲是 Second to none。”谈起电影，他兴致不减当年，“1949 年之前很多大学生喜欢写影评，但是不太了解电影的历史，看的片子也没有我这么多，外文也懂得不多。当时我看完电影马上写影评，同时也介绍外国电影的历史知识。”在他杂乱的书堆里，我见过一张《断背山》的影碟。

李育中早年曾以新诗知名，抗战时期在桂林主编过《中国诗坛》，出过个人诗集《凯旋的拱门》。如今他和华南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也常常唱和，当了诗社社长，写的多是旧诗，其嬉笑怒骂文坛趣事的打油诗，读来有聂绀弩的味道。他曾不遗余力地向国内观众推介毕加索等的当时新潮的美术作品，也曾在市价便宜时收藏了不少岭南名家的画作，可惜“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许多。在谈笑中，他曾经找出一本自制的画册，自称那是“一点小趣味”：根据照片画了很多文化名人的画像，惟妙惟肖的形象只为讨自己和朋友一笑。

在李育中 70 多岁时，电视台曾请他去讲健康之道，他笑称那时候胆量不够，三句话支吾了 20 分钟，现在终于有胆量了：“讲养生之道就妙哉。广州有句俗话说叫‘前松后紧’，‘前松’是小便要畅顺，‘后紧’是不要肚泻。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要‘肠无积粪’，每日最好是定时畅通，不要影响血液等其他方面。一般人认为我这个人很乐观，没有什么忧愁，没有什么闷气。以前我们有位副校长是心理学家，他劝我：‘年纪大了，万事莫理，别多事。’我刚刚相反，自嘲为‘好事之徒’，我有三个关心，关心文坛、关心学坛、关心政坛。一个人该笑就笑，该哭就哭，不要束缚自己。我看见病态、恶劣的现象，就会很容易动情。我主张人要有正义感，做一士谔谔，不要做好好先生，即诺诺之士，应该有忧患感，关心现实。有一种人叫‘愤青’，我可以说是一个‘愤老’。”

1911年1月，宣统二年底，李育中在香港出生，不久民国成立，他笑称是经历了清朝、民国、共和国的“三朝元老”。其祖上是新会底层农民，太平天国时被迫走难到澳门，往来于澳门与香港之间。童年在港澳两地读书，学习中文、英文、葡萄牙文。1933年初，李育中在香港第一人翻译了海明威的《诀别武器》。后来，他曾笑数自己人生的多个第一：1936年香港第一人被茅盾采录文章编入《中国的一日》；1938年第一人长文介绍马雅可夫斯基于《文艺阵地》上；1942年，用文学的形式为湘粤两份日报写战地通讯，报道缅甸远征，次年初出版战史《缅甸远征记》；战后，1946年在南方第一人向国人介绍萨特和毕加索；解放前，长文介绍芭蕾舞进入中国；新时期第一人介绍卡夫卡并且翻译其作品，把意识流写作手法源流真相登在《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一人在中国内地写文章评介李敖其人其文。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童年在香港、澳门两地都读过书，英文、葡萄牙文都学过？

李育中（以下简称“李”）：我在广州也读过书。我最近学到一个新名词，叫“原始学历”。那么我的“最后学历”是南方大学政治研究院的研究生，在广州读的。我学过英文、葡萄牙文、世界语、俄文，另外还自学一些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来曾想过翻译一本葡萄牙著名的史诗，现在没有精力做了。

记：那时候正是新旧交替时期，上课都学些什么？

李：我没有入过旧私塾，读的是新式学校，但是很多东西都是新旧交替，旧书都读过。五四的时候，我已经八九岁，那时还读中文夜学，很懂事了。读的旧书不多，在民国，《孟子》有民主性，很流行，《论语》、《史记》、《文选》都读过。内地人都读《古文观止》，但是两广（广东广西）人都读《古文评注》，一样是康熙时候出版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好好考究这两本书，为什么两广用这一本而不用《古文观止》。

记：五四文化对当时的港澳地区影响大不大？



谈笑风生的李育中是一位追求“趣味”的人。

李：五四运动时我在澳门，外国学校以殖民地语言授课，澳门是葡萄牙文，香港是英文，上午用殖民地语言，澳门是下午才用中文上课，香港则只有最后一节课（才用）。学校要求学好外文就可以了，中文学也行，不学也行。澳门还有点内地的味道，我很受五四影响，开始懂得爱国，香港殖民地的味道就更厉害。1935年，香港大学给胡适一个博士学位，我听过他演讲，他很能演讲，英文也漂亮。

记：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就喜欢演讲，他的老师曾说他：老是演讲恐怕会耽误学业。

李：胡适演讲确是好听，英文自然很好，讲话的姿态、语音都行。

记：你那时读英文著作多不多？后来怎么会去翻译海明威的作品？

李：英文著作读得多。我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海明威作品

的人。我很喜欢看电影，看到他的《战地春梦》，以前的电影译名很妙，不会直译的。我那时已经在香港做翻译工作，我得益于香港的两个图书馆，一个是大会堂，英文书很多；另一个是华商总会的图书馆，有很多中国书。看完戏，我到大会堂图书馆找英文原著，觉得值得翻译，就翻译这部小说。我跟报纸很熟，就在报纸上连载，那时是 1933 年初，我 22 岁，直译作《诀别武器》。那时根本没有人知道海明威。（大笑）到后来介绍海明威是施蛰存在上海主编的《现代》杂志，那是在 1934 年之后吧。

记：为什么喜欢海明威？

李：他写的文章好，风格明快，到现在还是站得住。他是美国最有分量的作家。

记：1936 年你在香港写的文章编入茅盾办的《中国的一日》是怎么一回事？

李：1936 年，高尔基是那一年死的，茅盾学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茅盾在上海向全中国号召，出一本《中国的一日》，他的做法是在同一天里，各个地方的人写文章，挑选一篇出一本书，全中国很多人响应。我当时在香港《华侨日报》当编辑，我那时很讨厌蒋介石，那天晚上有关蒋介石的消息来得迟，我就故意不登，第二天老板发现蒋介石这么大的消息都不登，就开除了我。（大笑）那正是茅盾号召写《中国的一日》那一天，所以我就写我失业的那一天，茅盾就取了那一篇。《中国的一日》是精装的厚大本，5 元一本，茅盾送了我一本，算是稿费，我以前有这本书，后来“文革”抄家时没有了。同一年，广雅中学响应这种做法，出版了《广雅的一日》。好笑的是，前些年，广雅中学搞 100 周年的庆典，找不到《广雅的一日》那本书，有人来找我商量，我送

了那本书给他们办展览。

记：上海沦陷后，茅盾去了香港，你那时和他的交往怎样？

李：茅盾到香港，是香港地下党为他安排的。我跟他一家人都熟悉，他住在太子道，住一层楼。我在香港办过很多文学团体，文化人南下，都是我们接待的。他知道我是一个进步文学团体的负责人，那时筹备《文艺阵地》，请我写文章，我就写了《马雅可夫斯基七年祭》的长文，那是中国详细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发在创刊号。他有时在广州，有时在香港，《文艺阵地》不是香港的刊物，如果是香港刊物，会受到香港政府的监督的，又需要按金。《文艺阵地》开始由茅盾编，后来由楼适夷接手编，我都有写稿。

记：茅盾的风度如何？

李：茅盾以前没有留须，生得清癯。眼睛有些毛病，老是眨眼。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郭沫若我也认识，我经常将他们两人进行比较。郭沫若是豪放的人，演讲很厉害；茅盾刚刚相反。郭沫若的四川口音还容易听，茅盾的浙江口音就很难听清楚了。他是语不惊人，文笔都很不错。我写的文章，茅盾都给我发表。他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改我的文章，他很欣赏我写的新诗。我写了很多诗，也喜欢写报告文学。茅盾旧文学基础不错，字也写得不错，我以前有很多他的信，后来失散了。

记：你在香港认识许地山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李：1939年，我和郁风、刘火子从韶关回到香港住了一个多月，不知道谁介绍我到香港大学和许地山谈了一个多小时。什么内容都不记得，只记得大热天，他给我冰镇的柠檬

茶。(笑)许地山是一个很淳朴、冷静、温和的人，穿中装，不穿西装。我们当时在香港搞左翼运动，他不参加，没有表态。许地山有两个广东同学，名为叶启芳与李镜池，都是我的好友与同事。他们告诉我，许地山说 he 自己是广东人。我没有当面问过他这个问题。如果是真的，就很值得广东学者研究了。

抗战爆发后，李育中从香港到了广州，曾任广州《救亡日报》社论委员，参加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负责伤兵难民工作。广州沦陷后，到粤北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还创办了两个团体：粤北青年记者学会与粤北文协分会。后从粤北转至桂林，一边教书，一边编《中国诗坛》等报刊。1941年，出版个人诗集《凯旋的拱门》。1942年，参加抗日远征军。1943年初出版报告文学《缅甸远征记》，后获得全国“抗日战争时期老作家”称号。

记：抗战时期你在桂林编报刊之外，还在那里教书？

李：1940年反共高潮就开始了。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站不住，就跑到广西一个不搞反共活动的特殊地区避难。我也是属于避难。1940年春，我在桂林逸仙中学教书。你猜我和谁在一起教书？有李嘉人，后来当了广东省副省长，还有陈残云、黄新波、廖冰兄等。逸仙中学是广东同乡会办的。我在广西认识了我太太，她是一个小学教师。

记：后来如何去随军？

李：那个学校改组，换校长，很多老师就走了。我看报纸上说，有一份新办的大报纸，要请很多编辑记者，我就去应考。100多人应考，结果我考了第一名。(笑)我开始错误估计，以为像传说中那样是李宗仁的老婆要办一份大型报纸。后来我到了杜聿明第五军办的小型报纸。杜聿明是黄埔军校



李老是在笑，还是在哭？

第一期的，这个人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忠于蒋介石，是蒋介石的骁将，当时他比胡宗南还高一层。第五军是特殊的部队，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唯一有坦克的部队。1942年春天，我就随军，应邀去做杜聿明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是政治部代宣传科长。那时候刚刚结婚，便要上战场，很勇敢！（大笑）

记：当时缅甸战争的局势是怎样的？你如何写出《缅甸远征记》？

李：整个缅甸战争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杜聿明打了败仗，第二阶段孙立人反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打完新加坡就打缅甸。缅甸是英军的领地，英军比较薄弱。我记得指挥官叫亚历山大，是一个少将，要求中国支援。当时新开一条滇缅路，请中国部队由滇缅路入缅甸，中国就派了最精锐的第五军前去，其中包括孙立人的一个师，由杜聿明统领。第一场战由杜聿明指挥，发挥过威力，可惜英军无能，不会配合，打了败仗，就撤退；第二场战反攻，杜聿明没有参加，由孙立人指挥，有美军支持，便打胜仗。我参加了第一场战，战争很短，我还没有到过最前方，已经开始大撤退，我参加了大撤退。（大笑）